

尚

書

辨

解

尚書辨解卷六

召誥

召誥者。召康公告成王也。周公營洛邑爲東都。召公以大保爲司空。掌營建。因周公自洛西歸。作此以達王本。爲營建作。而無一語及營建。惟拳拳夏商之興廢。與受命之脩短。勸王敬德。畏民。祈天永命。首言殷民藏瘝。籲天終言王末有成命。王亦顯隱。然謂國家延歷不在都邑。在君相敬德。上下勤恤。而因周公以達王。亦若効忠告于周公云爾。按史東都之建。非獨成王。周公意也。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謂周公曰。自

洛汭延于伊汭。居易無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三塗。北望嶽鄙。顧瞻有河。粵瞻伊洛。毋遠天室。將營周居于洛邑。事未就而武王崩。周公懲四國之亂。西京偏安。欲乘東征餘力。克成先志。召公以爲大難初殄。瘡痍之衆。不得少休。冲人初服。將啟其好事之端。故以敬德諷王。因公納誨。亦守成之至訓也。然此一舉也。惟此一時。失此不爲。天下已定。人情偷安。二公亡。則東都不復可作矣。卒之幽王罹犬戎之禍。九廟不祀。東都一綫。延祚八百。夫非周公貽之。與雖然。無洛邑。平王亦不至舉岐。豐棄之。祖父美別業。故不肖子。

去其堂構。是故曰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德。乃早墜厥命。真萬世守成者所宜服膺也。夫子刪書。以召誥先洛誥。旨深哉。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匪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豕一。豕一。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厥既命。

殷庶庶殷丕作

篇首序營洛月日不及年以洛誥金縢考之蓋成王之六年周公東征歸之次年也二月周正建丑之月也既望望後十有六日庚寅也越六日乙未二十有一日也朝早也步行也周鎬京也豐文王舊邑在鎬西二十五里文武廟在將以營洛告于廟也太保召公也先周公至洛相視居宅越若來者不記啓行之日而擬之之辭三月丙午初三日也月初生爲朏越三日戊申初六日也是日之朝太保乃至洛古人大興作必卜卜而後經營以定衆志也經營者經畫營

度其城郭廟社朝市之位也。越三日。初九庚戌。經營定大保。乃以東土殷庶民。攻治所經營之位于洛汭。水北曰汭。越五日甲寅。十有三日也。營位乃成。翼日乙卯。十有四日也。是日早。周公至洛。徧觀新邑營位。越三日丁巳。十有六日也。公代王告天子。郊用牛二。上帝與配。享各一也。是日。卽公。洪大詰告康叔。諸侯士民之日。越翼日戊午。十有七日也。祀后土于新邑。牛羊豕各一。用大牢也。越七日甲子。二十有三日也。是日早。周公以攻作之事。書于冊。分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國均作。旣命。庶殷乃大作。稱殷者。東本殷土。東

人本皆殷人也商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紂都朝歌去洛邑纔四百里豈必朝歌之民始爲殷庶邪殷亡猶稱殷者從初且志戒也世儒謂以叛民供役聖人豈疾其民而勞使之乎非也說者拘此遂謂先遷殷民後作洛邑尤非也不作大作也郊天告地而後板鋪大興是年十二月功乃成

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奈何弗敬天旣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

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句厥終智
瘵在夫句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徂厥亡出執
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

東役丕作召公雷洛周公將西歸召公欲納誨于王
因諸侯奉幣召公并以誥錫周公達王也曰以下皆
誥辭拜手手至地稽首首至手也旅陳設而獻也乃
御事指周公之執事者本告王而因公因公而又自
御事自御事而又託告庶殷其姪也如此元子指紂
也言周受殷命無窮之美亦無窮之憂不可不敬蓋
天雖永絕殷命然殷先哲王在天其子孫與民今雖

法華經疏 卷六
服從周命終以智包藏痠痛在匹夫之心皆知保抱
攜持其妻子以哀號于天往欲亡去又被拘執天以
此亦哀憐四方之民予奪未定今欲其眷命須用勉
懋乃可以固結天心王其速務敬德不可緩也

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而稽天若今時既隆厥命
今相有殷天迪格保而稽天若今時既隆厥命今冲子
嗣則無遺壽者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
自天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不能誠成于小民今休
句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岩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
中且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祀祀于上下其自時

中又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王敬句作所不可不敬德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

此舉夏商二代興亡之故反覆戒王以敬德也相視

也。迪啓佑也。從子，傅子也。相視有夏天。迪與子保受
禹嘗面考天心順若。其後王不敬，今已墜。從子之命
相視有殷天。迪格正夏命，保受湯嘗面考天心順若。
其後王不敬，今已墜。格保之命，天心無常。祖德難恃
如此。惟老成稽古達天，今冲子嗣無遺壽者，以稽古
人之德，況能稽古德，卽能稽謀自天，可遺壽者乎？誠
誠也。今休卽受命無疆，惟休也。小民卽知藏厥顛天之
民言，小民可畏。正在今休，王豈不能誠念于小民
今休乎？卽無疆休無疆恤之意。王若有不敢後之心
惟視其可畏于小民之，自不至于危矣。若險

也。今王來營東都，欲紹繼上帝，自服事洛邑以下之中。公且亦曰：其作大邑，自是可對越皇天，敬事神明，自是可宅中。又治王，其有此成命以治民，卽謂今日無疆之休乎？是未易也。王必敬以脩己，先服其殷士之御事者，蓋殷士難服，王猶知畏，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王乃縱性自恣，非所以進德也。王當節制其性，常若讐人，介于其側，勿恣喜怒，勿狎近習，孜孜敏德，惟日其邁，王其敬之。夫德有吉有凶，王作德當作其所不可不敬之德，蓋天不可不敬，民不可不敬，左右近習不可不敬，王身心不可不敬，敬則吉，不敬則

凶敬則德不敬則失是所謂不可不敬之德也視作
大邑不為尤急乎所謂不可不敬德者不可不監視
夏不可不監視殷也監視殷夏自知不可不敬敬則
雖促亦延不敬則雖延亦促不必問其歷年但問其
敬不必問其命延與不延但問其德敬與不敬後之
視今猶今之視昔今王嗣受厥命亦惟以殷夏之受
命者繼嗣若事耳蓋皆不能舍敬肆為脩短也功事
也凡人脩短定自初生王今初服如人生子罔不在
初初生賢哲則終身賢哲今天其將命為哲乎其命
為吉為凶乎其命歷年為脩短乎我皆不敢知知今

我初服而已。初服能敬，則爲哲，爲吉，爲歷年，求不
則反是，所以不可不敬也。

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其惟
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
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上
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
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
之讐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末有成命，
王亦顯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
今王宅新大邑，雖有成命，配天，越祀中，又非祈天永

命之本也。惟王其速敬德，其惟德之用可以祈天永命耳。欲敬德莫如保民，保民莫如慎刑，其惟王勿以小民淫泆作非常，王亦敢于殄戮，謂用此治民爲若。有功乎？夫多殺爲功，非功也。其惟王位在長人，德本體元，小民乃惟德爲儀刑，以此用于天下，于王其光顯矣。上能勤勞憂恤乎？下亦勤勞憂恤乎？上下交相勤恤，庶幾曰：我受命歷年，大類有夏乎？不減有殷乎？民心所願，天命亦歸，故我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然後可以配天。禋祀中又無疆，惟休也。拜稽首以下祝願之辭，予小臣召公自稱也。王之讐民，卽殷民。

察顯天者百君子。殷御事也。友民周家友順之
言以警民言明德以友民言保安承受皆平定
亦無也。成命卽王厥有成命言人心如此。雖王
無成命王亦光顯矣。今我非敢自以營洛爲勤勞。惟
恭奉此幣用供王之祈天。未命而已。納誨而曰供幣
謙也。

洛誥

洛誥者。史逸承王命。記周公宅東都之事。謂之誥。中多周公告成王語。語非一時。而皆營洛事故。曰洛誥。自周公拜手稽首以下。公初在洛。遣使歸報成王之辭。周公曰。王肇稱殷禮以下。洛邑既成。公從王至洛。祭告之事。公曰。已汝惟冲子以下。朝享頒賜。而公誨王之辭。王若曰。公明保予冲子以下。王贊公。畀命于洛之辭。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以下。公承命後。洛之辭。俾來。迄以下。王歸。公在洛。將遷殷士于洛之事。戊辰以下。史逸總記其事之歲月日也。先儒誤

以爲一時事求之故疑其有脫簡耳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胤保。土其基。作民明辟。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佯來以圖。及獻上。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公既定宅。佯來來視。予卜休恆吉。我二人共貞。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

洛誥繼召誥作。故不復記日月。因于召誥也。此一節卽周公乙卯朝至洛達觀新邑營遣使西歸復王之

辭拜手稽首遣使之禮如親覲王也。朕公自稱復報命也。子明辟王稱成王也。子者冲人之稱。明辟王猶言明天子。詩云載見辟王。孔註以子明辟爲句。謂周公前此攝政。今以政復還王。非也。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卽詩云不敢康。夙夜基命之意。言及天始基命而安定之。汲汲之意也。予公自謂胤繼也。保大保召公也。公言已繼太保往大視洛邑。其何地可爲基。作明君之居乎。乙卯卽召誥所記公至洛。三月十有四日也。師衆也。洛師猶言京師。河朔河北也。黎水在河北。商都河北。故先卜。不吉。澗瀍洛三水皆在河南澗。

水之東。瀝水之西。洛水之北。新邑王城在焉。故曰惟
洛食。食者以墨畫龜板。灼以火。折從墨曰食。則吉也。
瀝水之東。下都成周在焉。所謂東郊也。亦在洛北。故
又卜。亦曰唯洛食也。佯使也。圖洛地圖獻卜。以下兆
辭獻王也。王拜稽首。答公之禮也。曰以下復公之辭。
公言王如弗敢及天。基命。故王推公不敢不敬天。休
來相宅也。公言其基作民明辟。故王言與公同休也。
公既定宅。以下答獻卜之意。視示也。言公示我以卜
兆。休美未吉。我與公二人共此貞吉也。洪範稽疑占
用二。曰貞曰悔。悔凶而貞吉也。公此舉其將以我萬

億年敬天休命拜手稽首謝公教言也按王言匹休言共貞則已有與公東西分治之意矣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予齊百工俾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今王卽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篤弼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敘弗其絕厥若彝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往新邑俾嚮卽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未有辭

此記公告王肇祭新邑之事史以公言代敘事也肇始也稱舉也殷盛也七年正月王來新邑烝祭四時

之祭惟烝備物爲大享故曰殷成皆也秩常祭也無
文言新邑始祭無舊典可據也故予整齊百官使從
王于成周予惟曰庶幾供有事王就命我曰但記其
有功于新邑者爲主以營新邑功論官助祭也汝者
公述王命已之辭王惟命我曰汝受命勤篤輔弼大
相東土功自汝始乃汝其悉自教爾執事臣工助祭
可也孺子謂王家人叔父之稱對祖考在上而言也
重言其朋者慨王失命也偏黨曰朋奉此命以行則
用人不公始政若此如火燄燄不息厥攸燔灼歷敘
不其絕乎其順若彛常徧及撫事之臣如予所齊在

周百工往新邑。佯從者嚮用之。卽有平日在官僚精
明振作有功及醇厚寬大老成餘裕之臣。雖無新邑
之功。使亦得供事。則王永有辭于百官無偏黨之失
矣。蓋假廟盛典。新邑肇祀。諸臣皆以有事爲賢。禮天
子。試士射宮。比于禮樂中多者。乃與于祭數。與祭則
有慶數。不與祭則有讓。故人臣以與祭爲賢。奈何偏
及東人。盡以冢宰官屬充之乎。王蓋敬公而不知其
不可。故公誨之。

公曰。已。汝惟冲子。惟終。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
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

曰不享惟事其爽侮乃惟孺子頒朕不暇聽朕教汝于
棐民彝汝乃是不獲忙乃時惟不永哉篤敘乃正父罔
不若予不敢廢乃命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彼裕我
民無遠用矣

此公教王敘官行賞之事新邑肇祀百辟來享故有
頒賞之典已汝惟冲子言未諳練也惟終言當圖厥
成也天子爲百辟之宗其賢否順逆須敬識之同一
來享而王帛庭寶物也溫恭不侮儀也忠貞不爽志
也儀由志生物以將儀而後成享苟物多儀少彼其
心惟曰不享物雖具而志不用雖稱貢虛禮非純臣

也故曰享亦識其有不享此之不識玩愒成風凡民
惟曰上可不必享惟事其弊侮耳蓋鑒別明而後頒
賞公王今頒賞凡冢宰之職我所聽者不敢失序乃
惟孺子所頒或有近侍私恩我不暇聽者教汝于匪
失民彝汝乃不勉豈末終之道覆勉也賞必先德厚
敘乃正德之父罔不順予所教其誰敢廢乃命而不
從乎蓋諸侯述職以民事爲先茲我其擇力農者厚
敘之明示天下以農政之當先彼勸農之君寬裕我
民民生旣遂自勿遠往正父所以當篤敘也周家力
農開國豳風七月丁寧稼穡小雅楚茨大田幽厲所

以不克先業也古王者巡狩諸侯田野治土地闢則有慶商頌殷武稼穡匪懈箕疇八政治先農食故東都朝會勸王明農以序百辟無逸所以繼此而作也說者謂公有歸農之志謬矣

王若曰公明保予冲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答天命和恆四方民居師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予冲子夙夜毳祀王曰公功斐迪篤罔不若時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卽辟于周命句公後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救公功迪句將其後監我

士師工誕保文武受民亂爲四輔王曰公定予往已公
功肅將祇歡公無因哉我惟無斃其康事公勿替刑四
方其世享

此記王將西歸留公後洛之辭王四請而公不答王
意愈懇而公沈思其當也開示曰明調護曰保稱舉
也公舉其大明之德以我小子對揚文武之光奉答
天命也不爭曰和不變曰恆居師安衆也惇宗孝先
也將禮秉禮也稱秩舉祀也舉大祀新邑無舊典而
公皆制禮秩祀也旁無方也易曰旁行不流穆穆幽
深意迺引導也衡平也公不動聲色轉移開導使我

得其制事之衡不迷于文武勤勞政教皆公明德勤
施之功也予冲子復何爲哉惟夙夜慎誌守先祀而
已王曰者公不答而王再言也言公之功不但啓迪
冲人爲篤厚卽凡天下之事公無有不若是勤篤者
也予退卽辟于周命者王言已將西還卽位受命于
周也公後請公畱洛也或云封伯禽非也後猶畱也
論語曰三子者出曾皙後迪亂開治也言今四方多
事賴公迪治未定所以尊公之禮亦欲借公勤施未
能敕止公功之迪治也將其者企望之辭將公其肯
畱乎以監我官士師此百工保安文武所受之民而

治以爲四維之輔言四方皆倚仗也此三請也公定者請公定止于洛而已西歸也肅將言人皆畏而奉之祇歡言敬而悅之無困勸公勿慮也我今西歸惟無厭怠其安民之事公留此勿替儀刑于四方則世世享公之德矣康事猶康功此四請也按王勤請其意有二公不答其意惟一新邑旣建王西歸則東土爲虛非公疇託一也王歸卽辟臨羣臣百官不欲以臣禮煩公居公于東所謂匹休共貞以宗禮公二也公亦知新邑不可無人而冲人初政保明未定不容舍王所以踟躕不答獨以此與

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
光烈考武王弘朕恭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亂
爲四方新辟作周恭先曰其自時中乂萬邦咸休惟王
有成績予旦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
孚先考朕昭于刑乃單文祖德

公以王命懇切而王又能以無斃康事自任故公幡
然承命也弘朕恭者言王以恭敬祖考之道廣已不
敢不承也孺子以下公贊王之辭所以答王稱已之
意而歸美于上也來相宅言新蒞洛也其大惇典殷
獻民者言祭告朝享頒賜殷土士民治爲四方新君

爲周家後王恭敬之先倡也曰祝願之辭言王其自是宅中又治使萬邦咸休則惟王有成績矣多子猶多士公言已與諸臣篤厚文武成功以答衆望作周家臣子忠信之先倡也考成也昭子猶言子明指王也刑儀刑也單盡也言成就我明子儀刑乃單盡文祖之德無遺憾也此公以治洛自任也

佻來恣殷乃命寧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惠篤敘無有違自疾萬年厭于乃德殷乃引考王佻殷乃承敘萬年其末觀朕子懷德

此公在洛將遷殷士于洛王使人來公答王之辭也
伴使臣也來蒞殷公將遷殷士于新邑王使人來命
戒也寧問公起居安寧也秬黑黍一稗二米鬯香也
秬黍釀酒搗香草和之宗廟祭以裸尸也卣中尊二
卣者文王武王各一卣將遷殷士告于文武之廟也
曰者伴將王命之辭明潔禮祀拜手稽首和休奉享
欲公代享也不敢宿急君命也惠篤以下祭之祝辭
惠順也篤加厚也敘亦順也詩曰駿惠我文王曾孫
篤之言願王惠順先德篤厚而益順之也邁遇也無
因而災曰自疾厭足也引長也考成也言萬年厭飽

王德殷士由此永遠考終無復也王徒來殷乃承命順敘萬年之久其永觀法朕子懷恩其德朕子指王也

戊辰王在新邑句烝祭歲句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禮咸格王入太室裸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此史臣總記其年月日也戊辰者成王六年十二月之晦日也詳見疏義周十二月夏正十月也厥朋已已改歲卽夏正仲冬也烝冬祭也禮四時之祭皆用

仲月周正月仲冬烝祭卽新歲故曰烝祭歲也宗廟
用大牢言牛舉其大者羊豕無騂故但舉騂牛騂赤
色周所尚也王命作冊者命有司作祝版也逸史官
名祝冊逸作祝辭也惟告周公其後者祝辭惟稱周
公畱守蓋東都之祭周公攝之惟王來朝會賓禮諸
侯殺牲禋祀上下神祇咸格王乃主祭入清廟之中
太室而禘也賓猶多士四方罔攸賓之賓營洛所以
賓四方也王命周公後作冊者又命有司作誥冊版
也逸誥謂史逸作今洛誥辭也王命在十有二月卽
戊辰王至之日也誥成公畱則明年也公畱洛卽王

烝之新歲惟七年也不云留洛而云誕保文武受命者因于王留公之辭也說者謂公居洛七年乃薨然則誥作于成王之十四年矣十二月王所命作之冊又何冊邪按成王元年至二年公居東三年至五年公東征六年春公營洛是年冬十二月洛工成王與公至洛朝祭七年公留治洛經文編次甚明紛紛諸說不足據也

周公稱成王爲孺子蓋國史代公之辭體成王尊崇叔父之意云爾非自周公口出也古者臨文不諱叔父如周公不當孺子成王邪此史臣尊公意也

多士

多士者周公徙殷士居洛而告之之辭按夏商之亡也夏孔甲以來五世無道而桀尤甚在位且五十餘年遇成湯而始放商之亡也紂以帝乙之子世多賢君酒誥曰成湯至帝乙成王畏相今多士亦曰自成湯至帝乙罔不明德多方亦曰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惟紂身爲不善武王一戎衣而遂誅之故自古亡天下之易未有如商者蓋其所遇者周家父子兄弟之聖而自古得天下之難未有如周者蓋其所遇者累世積德之商故自古亡國忠臣義士亦未有多

千殷士者蓋六七賢君養士士之報禮重也方紂無
道人戴周仁則以誅爲幸及商旣滅人思先澤則以
亡爲悲故三監叛五十國亂周公破斧缺斨三年乃
定而河洛之士終未肯附也河洛之地殷二十八王
六百四十有四年撫茲土也商之有河洛猶周之有
岐豐東人不忘商猶西人不忘周也人心所係迫之
愈堅故不得不營東都倚公之重坐而撫之所以調
護維持而薰染漸摩之道也然則公惡殷士乎曰否
忠臣義士公敬而矜之故曰予惟率肆矜爾臣不忘
君子不忘父此天之所以立命人之所以立心也天

命有興亡。人心有順逆。聖人有威德。行乎至公。由乎大順。易地皆同。何惡之有。然則謂之殷頑何也。曰此非公之言也。孔書君陳曰。無忿疾于頑。畢命曰。茲殷頑民。遷于洛邑。序曰。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序與孔書皆非古也。若康誥。酒誥。洛誥。多士。多方。何嘗有此語。蓋聖人所不赦者。一代之憲章。而所不能滅者。萬古之名誼。伯夷。叔齊。叩馬。直諫。武王。終不以爲非。若周公。詆殷士爲頑民。則叩馬之言。爲不則德義之經。而首陽高節。爲千古庶頑之首。又何以廉頑立懦。爲百世師乎。嘗觀公之繫易也。于蠱之上九。曰。不事王侯。

高尚其事。蠱受隨者也。序卦曰：以喜隨人者，必有所
事故。受之以蠱。隨蠱之間，商周之象。隨上九曰：拘繫
之，乃從維之。王用享于西山。文王之事也。蠱以子幹
父，武王之事也。上九不事王侯，非首陽之兄弟。與東
郊之多士邪？以文王終隨，以高尚終蠱。公蓋不忘文
考之至德也。不忘文考，所以事殷而寧。肯惡殷士之
不從周者乎？故曰：公敬而矜之，是以于文王之雅稱。
殷士曰：膚斂。酒誥曰：殷獻臣。茲曰：商王士曰：殷多士。
曰：天邑商，自稱曰：我小國。推崇殷士，早以自牧。雖聖
人溫恭之至，亦殷士之賢有以當聖人之褒嘉也。其

肯詆之爲頑民比之于放流乎。然則遷多士于洛何也。蓋殷世臣故家之在朝歌者如後世徙大姓賓京師園陵之類朝歌距洛四百里移其大族于新邑朝夕親近勸誨以馴其不率。巨室定則庶民定。故傳曰爲政不難不得罪于巨室。巨室所慕一國慕之。卽此意也。豈其放流之禁錮之乎。洛城雖大不過數十里舉殷都千里之民盡驅而閉之一城之內。是後世長平新安阮之而已。民方思亂而牽率婦子流離道路欲以弭亂所謂治絲而棼之也。夫遷民以防亂非聖人之識詆義士爲頑民非聖人之心誣聖人于已往。

壤名誼于將來。孔書所以爲妄作耳。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

此史臣記公所以作多士之故。洛邑新成，將移朝歌世家往居之。王士者，尊禮之稱。

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敕殷命，終于帝。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爲，惟天明畏。

此以下告殷士之辭。王若曰者，王俘來紿殷而公遂以王命代言也。弗弔者，弗用憂憫也。旻，高遠冥邈意。

喪亡也。佑命猶言佐命。將奉也。致王罰致王者大公之罰也。敕殷命革正殷之國命也。終于帝終上帝之事也。肆爾多士呼之也。我小國謙言周也。弋取也。猶弋鳥之弋言天苟不付畀我信非天罔固留殷亂而輔弼我我其敢干求天位乎。今惟上帝不肯畀殷惟我下民執天所爲惟天威明顯我是以不得辭耳。

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嚮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惟時天罔念厥惟廢元命降致罰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亦惟天丕建保又有殷殷王亦罔

世書辨角 卷六 二二
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
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誕淫厥泆罔顧于天顯民祗惟
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
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

我爲王自稱也聞聞夏桀之事也引逸不適逸言天
欲引導安全而桀不肯從也崇高富貴是天所以逸
明主愛勤惕勵是明主所以適于逸引逸適逸所以
啟多士遷居之意惟帝降格謂天降災異如史稱桀
之時星殞地震伊洛竭泰山崩之類嚮于時夏天以
意嚮示之使改而桀弗能用上帝之意大爲淫蕩放

決有可討之辭。如民所謂曷喪。後皆辭也。天乃不
念恤。聞其辭而廢其大命。降致其罰。乃命成湯。革夏
正。與賢人。旬治其四方也。帝乙紂。父明德。恤祀脩德。
敬神也。成湯至。帝乙皆天所大建。以保治殷。而諸王
亦克庸。帝不敢失墜。故君澤無不配。天澤也。在今後
嗣王謂紂也。罔顯于天。猶言不知命。命且不知。況能
聽念先王所勤勞于家邦者乎。天顯民祗。猶商頌云。
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也。所以上帝不保。降此大凶。天
不付畀。惟以紂不如乃祖明德。故降喪有辭也。凡今
四方小大邦。如奄徐諸國之喪亡。無非有可罰之辭。

故奉天以罰之耳

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有命曰割
殷。告敕于帝。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予其曰。惟
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予亦念天。卽于殷大戾肆
不正

再告也。我周王周先王也。上帝命周割絕殷命而告
其敕正之功。我從事不敢貳心。一順天命。以往非有
私意。利商求位也。惟爾紂自卽于亡。不能不歸于我
周耳。予其曰。惟爾洪無度者。指革命以後殷畔之事
無度。猶言無量。詩云。美無度言。我周寬宥爾殷。無有

限量禍變之作。非我驚動。由爾商邑自作也。予亦念
天方就爾殷。大降災戾。故不爾正。言不甚責備也。

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非我一人奉德
不康寧。時惟天命無違。句朕不敢有後。無我怨。惟爾知
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今爾又曰。夏迪簡在王
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
商。予率肆矜爾。非予罪。時惟天命。

三告也。上旣以天命祖德興亡曉之。殷士有大戾。旣
不究正。今乃惟欲遷之耳。西謂洛在朝歌西。不康寧
言以多士遷也。不敢有後。謂旣告而不聽。後不再告。

加之罪無我怨也。冊史籍也。殷革夏命，舊典可稽。興亡代有，匪獨今日。多士皆商舊臣，又推探其意。言殷革夏命，則凡夏之舊臣，商簡用之。今殷舊臣，周無用者，不知天命有德，予一人惟聽用德。今予豈敢過求爾德于天邑商。商士之不得用，天也。故曰：天邑商，予惟一切大哀矜爾，敢過求爾德乎。此非我罪，是惟天之命也。夫多士國亡家破，不肯從周，非所謂忠臣義士與周。蓋欲用之而不可得耳。言惟聽用德者，望其爲周不貳心之臣。是多士所必不能矣。公以此致責望之意，而非真言多士之無德也。曰：率肆矜爾，乃見

聖人不得已之心。謂爾無德。其孰非忠義者。謂爾有德。其孰能不叛周者。既不可用。又不可棄。是多士遭遇之窮。而聖心良苦。亦末如之何矣。此公憐惜多士。婉爲辭以感動之。非必多士真有此意。聖人體惜愛護多士。所以終于乎化耳。

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逸。比事臣我宗。多遜。

四告也。朕爲王自稱也。來自奄者。五年東征奄而歸也。言我昔自伐奄歸洛。予大降黜爾四國民命。不忍加誅。我乃明致天之罰。欲移爾遠去西土。比于事臣。

我宗周之多遷順者不但欲移之新邑之近而已

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寧幹止爾克敬天惟昇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爾小子乃興徙爾遷

五告也予惟不爾殺者不食大降爾命之言也予惟是移爾遐逝之命有重申也大作邑于茲洛又非遐逝也所以作茲大邑者予惟是西土遐逝四方諸侯

無所賓禮又爾多士今已攸服可無事遠移卽茲大
邑奔走臣我自多順遜所以營洛爲爾居今爾往洛
所居卽爾土尚其保有爾土耕田自養幹身軀也尚
寧爾身安居自逸也爾若能敬畏循理天惟付畀矜
恤爾爾若妄作不克敬豈但無土予致天之罰身且
不保今爾惟宅新邑以爲家繼爾居以求永爾身方
強壯有幹爾方未死有年于茲洛爾之子孫乃有興
起者其從爾遷于何不得

王曰又曰時句予乃或言爾攸居

又曰時猶言彼時曰語辭因上文言遷居以後之利

也于彼時始信予或言爾得所居今果然矣聖人告
人委曲如此或者豫度之辭

無逸

無逸者。周公以恭儉訓成王也。凡人主之惡。生于驕
惰。國家之禍。成于奢侈。兩者皆謂之逸。故憂勤者。生
之徒。卑約者。治之本。人情莫不好逸。莫不惡勞。聖人
于民。則使之逸。于人主。則不欲其以凡民自待。以恆
情自恕。而獨致戒曰。無逸。蓋民好逸。未必得逸。人主
好逸。則無所不逸。生長于富貴。耳目錮于紛華。不知
小民之艱難。則好逸。優游歲月。厭勵精爲勞瘁。適意
行樂。以爲養生延年。則好逸。初服明作。中道遇小人
蠱惑。鮮終則好逸。任情躁急。喜佞惡忠。無安靖寬綽

之度則好逸而受病之源。由于不知艱難。不知艱難。由于不知稼穡。稼穡者。民所以生。而民者。君所以生。故易曰。觀我生。觀民也。有艱難而後有稼穡。有稼穡而後有民。有民之稼穡。而後有貢賦。有貢賦而後有經制。有經制而後有百官。有司朝廷宗廟倉廩府庫。有崇高富貴深宮壯麗之居。有錦衣玉食之奉。無一不依民以供。無一不自艱難出。若之何。登枝而捐本也。是以公干洛誥。教王明農于豳。風七月。誨以稼穡。此戒以無忘稼穡艱難。無以惟征之供。爲于田于遊。于觀。深思小民之依。則庶乎無驕奢淫泆之事。而君

德可脩有搏節愛養之意而壽命可求有謙恭受教之益而忠諫不悞有從容詳密之思而讒邪不張蓋既知艱難自視天下之人無一敢侮視已無一敢驕操心慮患約已裕民而君道庶幾矣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向其無逸向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向則知小人之依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向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

君子謂君也所處也猶春秋言王所禮言君所人君之所耳目玩好居處服御執匪安逸然自賢主視之

其無一可以自逸者。蓋君享其逸而逸非君自有也。君之逸是乃小民惟征之供。君依小民以爲逸者也。小民之供本于稼穡。人君但知逸爲逸。不知稼穡之艱難則焉知小人之爲依。故先知稼穡之艱難是乃君逸。則知小人之貧賤是乃富貴者之所依憑也。凡不知稼穡之艱難者。以其身未親稼穡之事耳。視彼小人其父母勤勞稼穡。其子但知安逸。不知厥父母艱難。乃有是逸。乃習爲世俗鄙諺。誕妄不檢。非議恣慢。其父母曰。前人無有聞見知識。蓋以壯麗爲威嚴。則薄前人之堂構爲苟簡。以侈汰爲得意。則鄙前人。

之恭儉爲繼。嗇此繼體之通患亦卽

勿語者也。其弊皆由不知稼穡之艱難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祇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向其卽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爲小人，作。其卽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

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此再告也引殷三王之知艱難乃逸者以明之人主崇高富貴無所不得其難必者惟壽以有宴安為之耽毒嗜慾為之斧斤也知艱難之君惜福則能斂福敬天則能得天畏民則能長民寡嗜慾則元氣不損多憂勤則神明日新無人怨則無鬼禍養和氣則招吉祥故自古壽考之福不在優游豫樂而常得于艱難之中歷舉殷王近代事之易見者也中宗大戊也自度以天命自簡制也高宗武丁也舊在民間與小

民同力作故卽位知艱難乃或亮陰者謂三年不言
非常然乃或因居喪而然也雍和也此事無與稼穡
艱難然非知艱難之主不能恭嘿守禮也嘉靖和美
安靖也祖甲高宗子祖庚弟不義惟王高宗欲立祖
甲祖甲逃居民間故與小民同力作也殷三宗享國
長久者皆以其知小民之艱難而後王生長安逸不
知艱難惟知有逸不知小民之依惟知有已是以驕
奢淫佚福過災生人怨神怒天年不永矣

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卑
服卽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

于日中是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文王不敢盤于遊田
以庶邦惟正之供句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
三告也又引周之先王知艱難乃逸者徵之抑貶損
也卑服謙卑服事也康功安民之功田功卽稼穡也
徽懿皆美也柔則闇汶徽則柔而能文恭則拘簡懿
則恭而能安惠鮮者鰥寡之人枯槁無色而惠之使
鮮澤也自朝旦至日中又至日昃言終日不食也咸
和皆和也文王不敢以下十五字爲句盤盤桓也正
征也惟正之供所當供小民以艱難生之而賢主
以什一稅之者也言文王不敢以小民稼穡之供恣

遊田之費所謂知艱難也中身者文王年四十七卽位九十七終享國五十年也按史文王卽位之元年帝乙之二十九年也帝乙時商道未衰文王受命猶帝乙命之嗣位十有八年帝乙乃崩紂立文王事紂又三十有二年然則三分有二蓋紂之末年所受庶邦惟正之供非文王征之小民喜于歸周樂供之也而文王猶以致之于商故易曰王用享于西山夫非有二之供享之與夫子曰以服事殷夫非以惟正之供服事之與小心恭慎止仁止敬故其享國長久子孫爲天子綿禩八百無逸永年信不誣也後世晉重

耳以徂詐立國逼天子取彤弓自稱侯伯身死而其
子孫驕奢無度迫脅友邦朝聘供幣豈非以西伯惟
正之供爲口實乎夫西伯却之而不能也晉人則紛
而奪之也文王不敢以供遊盤而服事殷晉人以自
供其奢侈而王室曾不得一縷一粟之入所以六卿
支解子孫煙銷先諸侯亡無逸永年豈欺我哉

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句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
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句無皇曰今日耽貪樂乃非民
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不則有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酌
虛去于酒德哉

四告也則法也法文王也十九字爲句淫蕩也于往也觀玩樂也如春秋觀魚觀社之類逸安逸也如日晏不朝不親庶政之類遊巡幸也田田獵也皇與違通暇也今日耽樂者言今日暇且爲樂也夫爲四海之主一日萬幾何有暇時此小人蠱惑刃語非所以訓民非所以順天爲此言者是人有大愆丕大也逸之漸不可長始于一念而終身迷亂若殷王紂是也彼其酗于酒沈湎狂惑死而不悔亦始于一日耽樂耳惟師文王則可矣酒德謂以酗酒爲德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誥胥保惠胥教誨

民無或胥譎周張爲刃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

呪

五告也此承上章今日耽樂之語時人不則有愆之意而因戒王使受教也言古人雖德業已盛君臣猶以得失相訓告以吉祥相保順以道德相教誨國是明而公論彰故民無或敢相譎詐張狂以變易是非此知艱難之主虛已聽言之效也苟艱難之訓不聽則耽樂之言易入蓋邪正之幾間不容髮於是有小人教以變亂先王正法謂民不足依謂艱難不足知

如厥子之侮厥父者。講張變刃。是非顛倒。將使人主
驕奢放逸。至于小大之民不服。則心違而怨恨不服。
則口詈而詛祝。豈長世之道。祝與呪同。有怨而想于
神曰詛祝。

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
茲四人迪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
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舍怒。此厥不聽人。乃
講張爲刃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則若時。不末念厥
辟。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
六告也。商周四王知稼穡之艱難。乃逸。知小人之依。

故能勤儉憂惕懷保愚鮮惟民之恤所謂迪行明哲之主也其或讒人告之曰小民怨汝詈汝則皇皇然自敬其德其所怨所詈之愆則曰我之愆四王之心信有若是者豈但不敢含怒而已乎蓋其心既深知我之逸爲彼之艱難彼之艱難爲我之依視民無一不可念自視無一可逸雖怨詈之不怒而有罪則自反此四王所爲迪哲世主所當聽也若此艱難之語不聽則彼耽樂之言是從乃或有譁張爲巧者曰小民怨汝詈汝則信之不深思爲君之道不寬大綏綽其心躁擾峻厲亂罰無罪亂殺無辜天下孰不怨之

怨叢厥身欲壽考安佚焉得此惟不知艱難乃逸妄
謂崇高富貴我固有也惟正之供彼當供也斬艾如
草芥而靡費如泥沙噍然莫怒嚴刑峻罰少知艱難
豈至于斯嗟夫譎張殺人不寬綽厥心二語公蓋深
有儆于流言之殺管叔也成王猜忌之主公所以倦
倦誨迪君奭所以欲致政去必非無故千載之下不
能諱考其事而刪定意緒隱然可尋在讀者熟思耳
周公曰嗚呼嗣王其鑒于茲

七告也語畢而嗟嘆之丁寧之所謂言不盡意忠告
至矣

尚書辨解

卷六

三二

尚書辨解卷六終